

天涯文学丛书

椰林诗话

周济夫 著



中国·三环出版社

天涯文学丛书

热带诗话

周济夫

赠书

中国·三环出版社



椰荫诗话

周济夫 著

中国·三环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南省海口市花园新村20号)

湛江人民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字数: 135 千字

1991年1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7-80564-351-2/I·29

定价: 4.80元

天涯文学丛书

编委会

主编：李启忠

编委：冯麟煌

冯秀枚

安 宁

陈剑晖

林 珂

黄宏地

喻大翔

蔡云山

蔡于良

韩少功

作者简介

周济夫，万宁县六连岭人，一九四七年生。一九八四年到《海南日报》社文艺部工作。一九九〇年获海南省自学成才奖。著有《欧阳修诗文选译》（同林冠群合作，巴蜀书社出版）、《苏轼谪琼诗选注》、《椰荫诗话》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海南分会会员、全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海南诗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作者周济夫1990年摄于青岛鲁迅公园

目 录

序	郑心伶	1
岛外诗人部分		
千秋漫说鬼门关——杨炎与《流崖州至鬼门关作》		4
独上高楼望帝京——李德裕《登崖州城作》		7
木棉花暖鹧鸪飞——李商隐《李卫公》		10
水南风景最堪夸——卢多逊《水南村·为黎伯淳题》		12
言不由衷强解嘲——丁谓在崖州的名句		16
急雨催诗走群龙——苏轼《行琼儋间》		19
道旁尽是补天遗——苏轼《儋耳山》		23
莫作天涯万里意——苏轼《被酒独行》		25
耿耿此志应难夺——李纲《六么令》		28
天涯万里望长安——赵鼎《行香子》		32
闲倚东风觅归鸿——胡铨《采桑子·甲戌和陈景卫韵》		36
高歌水调杂蛮讴——李光的海南词		39
天赐黎山活逐臣——杨万里的海南诗		43
当时曾挂将军首——赵升之的咏椰诗		46

罢值初来瀚海槎——范梈的海南诗	48
海南人作上元灯——从王弘元宵诗说到海南春节元宵习俗	51
黎人春作踏歌戏——汤显祖《黎女歌》	54
偶逢海客赋琼州——屈大均的咏海南诗	58
天开奇甸谁能同——黄培芳《琼岛》	61
名山胜迹助诗声——吴晋勋的咏东山诗	64
一路看花到万州——陈金锡《珠崖回琼道中》	67
看尽沧洲云水秋——近代名人咏海南	70
岛内诗人部分	
幽人心似梅花清——白玉蟾的诗	73
悲凉慷慨效坡仙——白玉蟾《念奴娇·武昌怀古》	76
五百年前一诗会——唐舟等的灵山雅集诗	79
投簪莫讶归来早——邢宥《休归咏怀之二》	82
诗与名山共不泯——丘浚《题五指山》	85
道是民愚却不愚——丘浚的咏史诗	88
竹概梅姿赖品题——丘浚的题画诗	91
广采奇花酿佳蜜——丘浚《送蒋生归省诗》	94
一曲清歌隔江响——丘浚《采莲曲》	97
力表忠荃警人君——丘浚《满江红·寄题岳王庙》	100
诗托寓言寄兴深——丘浚、王佐的寓言诗	104
琼州节概似常山——王佐《咏赵与珞》	107
海南有此养生物——王佐的咏物诗	110
忧民素志入清辞——再谈王佐的咏物诗	113

桐乡风物见遗篇——王佐的咏故乡诗·····	116
为爱潇湘片景幽——王佐《唐德光墨竹二首》·····	119
诗名逸句动京华——陈綦《相府咏梅》与王佐《太学解嘲》·····	122
天涯芳草正萋萋——邱敦《寄内》·····	125
纺场新赋胜梅花——唐胄先祖的咏纺场诗·····	128
歌民病痛不讳时——唐胄的咏万州藤作女工诗·····	130
才思翩翩一少年——少年唐冕《和过华清宫》·····	133
沧浪歌彻水云间——王瓚渔父诗三首·····	136
仙家海树酿来成——杨碧的咏椰诗·····	138
志存高远济苍生——海瑞《送诸生小试遇雨》·····	140
抗疏名传骨鲠臣——海瑞《谒先师顾洞阳公祠》·····	143
海丘高谊凝一亭——海瑞《乐耕亭》诗·····	146
鱼不食兮倚江干——张子翼《鱼不食词》·····	149
敢将诗笔刺权相——王弘诲《火树篇》、《春雪歌》·····	153
千年往事空啼鸟——王弘诲《建州城怀古》·····	156
忠忱遗著垂千秋——陈是集及其诗·····	159
铅华洗尽晚香宜——海南明代女诗人的诗·····	163
道是树老花偏嫩——谢宝《咏梅》及其它·····	166
争说珠崖间气钟——韩锦云《续和蔡芥舟赠别诗之三》·····	169
何当采凤献当宁——张岳崧《山农叹》·····	172
奇峰不入中原界——冯骥声《五指山歌》·····	176
镜湖风月供讴吟——吉大文五律二首·····	180
绿荫庭院午风凉——许小韞《柏香山馆即事》·····	183

竞把头颅换自由——林文英烈士绝命诗·····	185
------------------------	-----

读诗零札(十则)

主观与客观·····	187
形象与真实·····	189
孤介与清和·····	191
仙境与人境·····	193
临江与毗耶·····	196
轳辳与钩辳·····	199
不是东坡留句处——一首海南佚诗的归属问题·····	201
海南诗人巧用双关语一例·····	204
关于吴小姑咏刺桐花词·····	206
林纘统的一首佚诗·····	208

序

郑心伶

海南岛是宝岛，也是诗岛，正所谓山青海碧，无处无诗。从汉唐以来，历代入琼名人不计其数，中原文化对海南岛的影响日益加深；而自有宋一代开始，海南本地的诗人也不断涌现。吟咏海南的诗作，从杨炎作《流崖州至鬼门关》延续至今，恐怕也难以算清了。倘编一本岛内外诗人咏琼合集，那分量将是相当可观的。近年来，岛内已有几个热心人致力于这方面的搜集、整理、释注、出版等工作，初具规模，堪可称誉。其中，尤以周济夫同志的《椰荫诗话》最有特色。

有人说，认文不认人，或认人先认文。我至今没有机会与周济夫说上半句话，连打照面的缘份也没有。但早在几年前就读其文知其名了，并从字里行间及朋友的间接介绍中，略知他的为人。当然，我们的书信往来已有一段时间。每次接读他的来信，从清秀、飘逸的墨迹至自然坦诚的笔触，都可证实：他是能够深交的。按理，我常回海南家乡，并多次到报社作客，是应该与他晤

面并畅谈的，但每次都那么匆忙，又那么偶然，难以约定，所以常常失之交臂，十分遗憾。不久前，他将自己先后发表于报刊上的诗话编辑成册寄来，我喜出望外，捧而读之，感触良深，掩卷遐想、赞叹，并欣然命笔，记下自己的第一印象：

自成体例。如果把丰富的诗词库藏比作海南宝岛一“宝”的话，周济夫便是一个热心的探“宝”人。他下了好大功夫，有计划地潜心研究历代岛外诗人的咏琼诗篇和本岛诗人的作品，撰写了十万字的诗话。这些诗话不仅选题得当，而且注疏与赏析兼顾，作品考辨与诗人介绍并举，既独立成篇，又自成体系；篇幅长短不拘，适可而止。读一二篇有一二篇的收获，全部收集起来更有保留价值；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能起较大的宣传作用。可以断言，这项工作对宝岛精神文明建设是会有益处的。

深入浅出。旧体诗话的写作并不容易，有人吃古不化，注释古诗不脱古，一味引经据典，舞文弄墨，故作高深，满身学究气，因而越注越玄，越释越不好懂，读注释比读原作还要费力。周济夫的诗话是给普通读者写的，目的明确，所以处处考虑到“通俗易懂”四个字。据说一般诗歌爱好者或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喜欢读他的诗话，大概就是由于深入浅出的缘故。事实已证明，“深入”易，“浅出”难。关键在对原诗本事与真谛要摸得透，抓得准，能够一言破的。同时，明确读者对象也是非常重要的。周济夫是报纸副刊编辑，当然深明此理。他不以学问家自居，踏踏实实的探索与写作，通过自己的笔直接与读者对话，所以写来朴实无华，自然顺畅，既平易又不失应有的风度。

实事求是。这是难能可贵的作风与学风。文如其人。周济

夫其人其文若何？我不敢说已经深入了解，但首先感觉到的是一个“真”字。作人与作文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便是莫大成功与慰藉。有关海南的诗作可谓卷帙浩繁，周济夫并不好高骛远，他从自己学力、眼力、能力的实际出发，择其要者细嚼慢磨，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好好坏坏，都据理道来，说得颇有分寸。此外，作为海南诗话，作者又是本地人，笔下多点家乡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美言几句，也算合情合理。“谁不说俺家乡好”，料必有血性的诸位都乐于接受。

笔者有幸，能较早读到周济夫这部诗话，并有机会饶舌，坦然说几句该说的心里话，虽不象足球健儿抢点射门破网那样干净利落，痛快带劲，准确无误，但凭我直观直觉而言，或许能对作者、读者有点小帮助吧。

当然，我也是个爽快人，不愿说客套话，更不会作那种三七分成或四六开、貌似公允的“但是”式评判文章。硬要我临末笔锋一转，指出周济夫诗话的不足或缺陷，并非不可。因为，谁敢保证他本人及其作品都是赤金一块？见仁见智，自行其便。还是让读者与时间来鉴定好些。

不过，我不想在此带住，还要绕个小弯来补上一句：红豆生南国，诗与宝岛早结下不解之缘。你愿意领略海南古代诗坛的旖旎风光吗？周济夫的《椰荫诗话》将为你导游。

于广州不闲斋

千秋漫说鬼门关

——杨炎与《流崖州至鬼门关作》

海南岛自汉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设郡置治以来,中原人士来往日繁,从唐代开始,出现了吟咏海南的诗歌作品。现在读到的最早的一首,是《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一作《贬崖州司户道中》)。这最早的一首,其实也是传诵最广的一首,叙述海南岛昔日荒凉的,固然要说起它,就是称扬海南岛今天巨变的,也要提到它。诗云:

一去一万里,

千之千不还。

崖州在何处?

生度鬼门关!

此处所说的鬼门关,在广西北流县西,界于北流、玉林两县间,为古代通往钦、廉、雷、琼诸州及交趾的交通要冲。北宋乐史编著的地理志《太平寰宇记》载:“有两石相对,其间阔三十步

……晋时趋交趾(包括海南——引者注),皆由此。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一直到唐代,北流鬼门关仍是通往雷州、海南的必经之地。海南岛自古属蛮荒烟瘴之区,而鬼门关亦极其偏远险塞,一直被视为畏途,故当地有民谣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此诗即是櫟括民谣而成,极写此行的险恶和贬者的绝望的心情的。试想,在交通极端困难的当时,古道瘦马,茕然一身,前路茫茫,生还无望,怎能不催人肠断呢?对于那些把仕途得失看得过重的意志薄弱者就更其如此了。

诗意显豁,不须诠释,可议的是它的作者问题。宋代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及其后编纂的《全唐诗》皆定为杨炎作。《琼州府志》和《崖州志》则归之于李德裕名下。今人郭沫若以为李从潮州贬崖州,论理不会道经广西北流,因此可以肯定不是李所作。黄雨同志编《历代名人入粤诗选》,亦定为杨炎所作。

近来,有人提出此诗不可能为杨炎所作,因为杨炎根本没有到过北流鬼门关,他贬崖州只在离长安不到百里之处,就被赐死了。我认为这是对史书记载的极大误解。

杨炎,字公南,凤翔人。《旧唐书》云:“炎早有文章,亦励志节,及为中书舍人,附会元载,时议已薄之。后坐载贬官,愤恚益甚,归而得政,睚眦必讎,险害之性附于心,唯其爱憎,不顾公道……。”他本是有理财才能的,在唐德宗时任宰相,创两税法,天下称便。但他野心太大,报复心太重,重新得势之后,便倒行逆施,大失人心,政敌群起攻之,终以僭越罪远贬崖州。关于他的被贬,《旧唐书》云:“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十月,诏曰:‘可崖州司马同正,仍驰驿发遣。’去崖百里赐死,年五十五。”《新唐书》曰:

“会狱具，诏三司同覆，贬崖州司马同正。未至百里，赐死，年五十五。”

关于杨炎何处赐死的问题，新旧唐书的记载其实是一致的，即死在将到崖州之处。但论者何以会认为杨炎是死在离京城长安百里之处呢？这是因为他误解了《新唐书》中“未至百里，赐死”的话，把“未至百里”，当作是“离长安不到百里”了。其实，“未至百里”之语，《战国策》中也有。《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云：“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王力《古代汉语》注曰：“未至百里，还差百里没到（指目的地薛）。”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曰：“未至百里，距离薛还有一百里。”据此，《新唐书》杨炎传中“未至百里赐死”的“未至百里”也是“离崖州还有百里”的意思，这与《旧唐书》“去（距离）崖州百里赐死”的说法当然并无出入。新旧唐书的说法都有力地证明杨炎是经过了北流鬼门关的，否则赐死之处就不会距离崖州只有百里了。既然如此，他就有作《流崖州至鬼门关作》的可能，在未找到足够证据之前，是不能轻率否定这种可能性的。

那么，人们提起这首诗时，为何偏喜欢归之于李德裕呢？这是社会心理的一种反映。李德裕是直臣，有功于国家民族，人们同情他的被谪的遭遇，因此乐于称道他。而杨炎是政治上的小人，所为有违作人从政的道德，人们当然就不屑于去说他。浮沉宦海者，可不慎乎？

独上高楼望帝京

——李德裕的《登崖州城作》

自从唐初宰相张九龄提出放逐之臣勿使居善地之后，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便成了谪客逐臣们的归宿地之一。唐代放逐海南的官员，在杨炎之前有王方翼、李孝逸等，在杨炎之后，又有韦执谊、皇甫铸、李德裕、李鄂、韦保衡等。他们被贬的原因、时间、结局虽有不同，但由于海南当时自然条件的十分恶劣，生活上很难适应，加以政治上的一跌千丈，起复无缘，因此心情的悲观绝望，便见于言表，杨炎的《流崖州至鬼门关作》是如此，李德裕的海南诗作也是如此。

李德裕(787—850)，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出身豪门，为宰相李吉甫之子，以荫补校书郎，拜监察御史。以后两次拜相，武宗时当国凡六年，为中唐一代名相。晚年由于陷入牛李党争，受牛党构陷，终遭宣宗放逐。据《旧唐书·李德裕传》，他是大中元年(847)秋贬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848)冬至潮州，又按改贬崖州司户的诏令赶赴崖州，于大中三年(849)正月抵崖，居崖